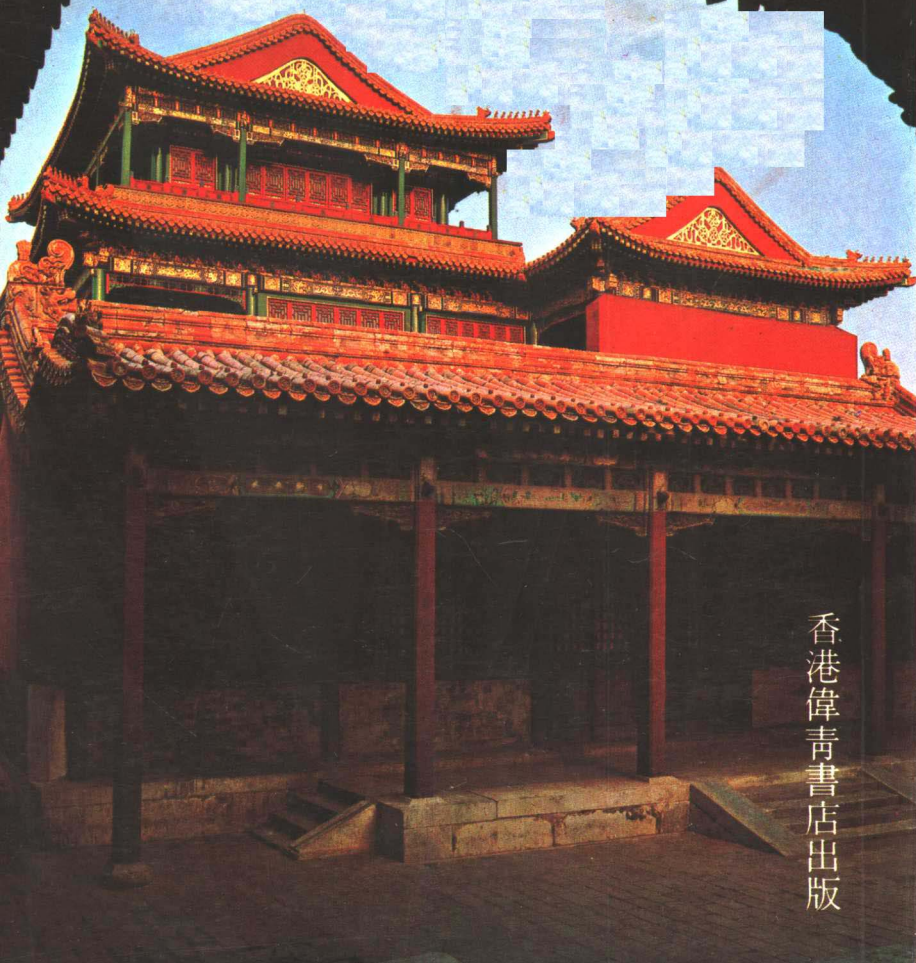


傳世魔鏡

上

梁羽生 著



香港偉青書店出版

梁羽生 著

香港偉青書店出版

凶

殘

廢

劫

情

上

按
齋
題



白髮魔女傳

著 作：梁 羽 生

封面題簽：李 棧教授

插 圖：文 君

美術設計：章濟唐 屈豫

出 版：偉 青 書 店

發 行：學 林 書 店

九龍紅磡鶴園街2G號
恒豐工業大廈12樓E2座

代 理：利通圖書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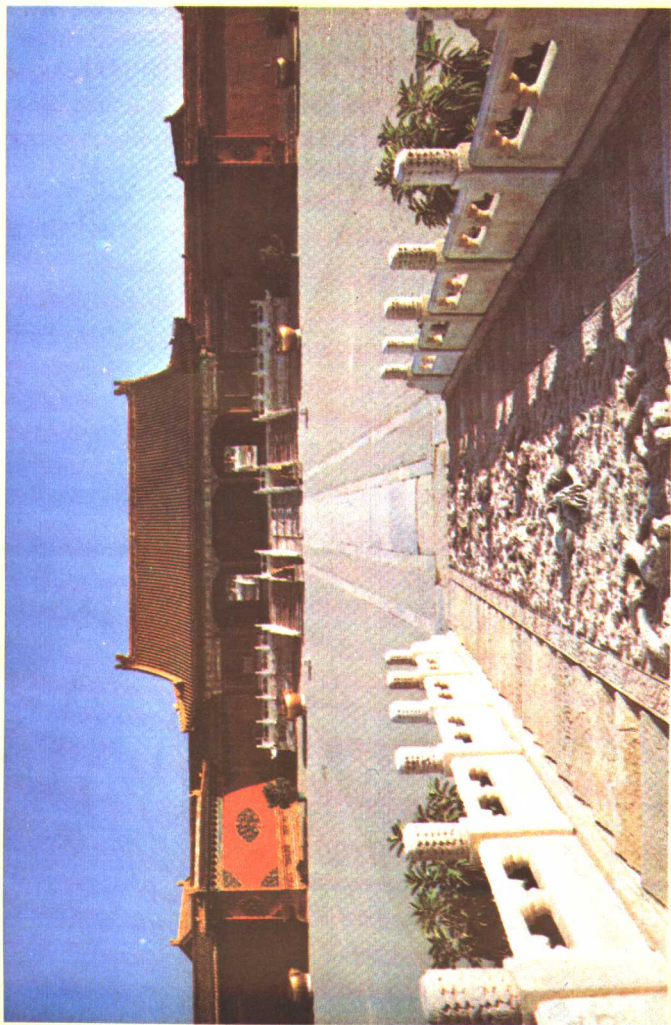
九龍紅磡民裕街
凱旋商業中心八樓C座

印 刷：信德印製廠

香港九龍葵涌永業街14-20
號華榮工業大廈七樓B座

乾清門

乾清門是進入皇宮內廷的大門，裏面就是明朝皇帝作為寢宮的乾清宮。明代著名的『紅丸案』和『移宮案』都發生在乾清宮。



正大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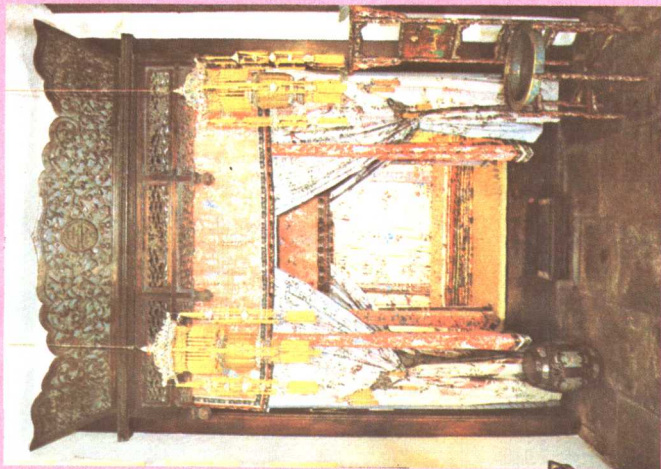


乾清宮內皇帝的寶座

明朝皇帝在這裏召喚嬪妃，也有時在此召見臣工。到了清朝，皇帝每逢節日，就在此乾清宮舉行內朝禮和賜宴。

儲秀宮內精緻的擺設和牀

儲秀宮是皇帝、皇后起居活動的地方，原名壽昌宮，明代永樂十八年建成，嘉靖十四年改名為儲秀宮，到了清代曾多次整修，慈禧太后五十壽辰，更耗費六十三萬兩白銀，修繕一新。



皇宮花園裏的八角亭

皇宮花園內亭臺樓閣衆多，建築各具風格，這就是正對延暉閣的八角亭，朱柱八角別具一格。



上冊 目次

- 第一回 鐵矢神弓 少年扶巨宦
金鞍寶馬 大盜震虛聲……………一
- 第二回 震動京華 驚傳梃擊案
波翻大內 巧遇夜行人……………三五
- 第三回 手足相殘 深宮騰劍氣
恩仇難解 古洞結奇緣……………五五
- 第四回 七絕陣成空 大奸授首
卅年情若夢 石壁留經……………七七
- 第五回 平地波瀾 奸人施毒手
小城烽火 密室露陰謀……………一〇一

第六回

月夜訴情懷 孽緣糾結

荒山鬥奇士 劍掌爭雄

一二七

第七回

劍譜惹奇災 風波疊起

掌門承重托 誤會橫生

一四九

第八回

謙謝掌門 情緣難斬斷

難收覆水 恨意未全消

一七九

第九回

江湖術士 施詐騙紅丸

穎異少年 有心求劍訣

一九九

第十回

劍術通玄 天山傳俠客

京華說怪 內苑出淫邪

二二七

第一回

鐵矢神弓 少年扶巨宦
金鞍寶馬 大盜震虛聲

一劍西來，千巖拱列，魔影縱橫；問明鏡非台，菩提非樹，境由心起，可得分明？是魔非魔？非魔是魔？要待江湖後世評！且收拾，話英雄兒女，先叙閒情。

風雷意氣崢嶸，輕拂了寒霜嫵媚生。嘆佳人絕代，白頭未老，百年一諾，不負心盟。短鉏栽花，長詩佐酒，詩劍年年總憶卿。天山上，看龍蛇筆走，墨潑南溟。





涼秋

九月，北地草衰，有一行人馬，正沿着綿互川陝兩省邊界的大巴山脈，放馬西行。行在前頭的是幾個雄赳赳的武師，中間一輛敞篷騾車，坐着一個年近六旬的紳士，皮襖披風，態度雍容，一騎高頭大馬，傍着騾車，馬上坐着一個劍眉虎目的少年，劍佩瑯然作響。

這個篷車中的紳士，正是卸任的雲貴總督，名叫卓仲廉，他人如其名，雖然歷任大官，尚算清廉。可是俗語說得好：「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何況他是總督。他不必如何貪污，那錢糧上的折頭，下屬的送禮，也自不少。所以卸任回鄉，也請了幾個出名鏢師，隨行護送。

那個劍眉虎目的少年，却不是鏢師，他之隨行，另有一番來歷。原來卓仲廉原籍陝北，閱閱門庭，簪纓世第，只是旺財不旺丁，數代單傳，他只有一子一孫，兒子名喚卓

繼賢，在京中爲官，做到了戶部侍郎之職，孫兒名卓一航，幼時隨父赴京，算來今年也該有十八九歲了。卓一航自小聰明過人，祖父對他十分懷念，這回辭官歸里，也曾修書兒子，叫他送孫兒回鄉。不料孫兒沒來，這耿紹南却拿着他兒子的信來了，信上說，孫兒正在苦讀待考，不能即回。這耿紹南乃是孫兒的同窗，頗曉武藝，適值也有事要到陝西，請大人帶他同行，兩俱方便。卓仲廉和他閒談，發現他對書詩並不甚解，心裏想道，書生學劍，武藝好也有限，還暗笑他是個讀書不成學劍又不成的小凡少年，不料請來的幾個出名鏢頭，對他都十分恭敬，這却不由得卓仲廉不大爲詫異。

其時是明萬歷四十三年，滿洲崛起東北，時時內侵，神宗加派「遼餉」達田賦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全由農民負擔，加以西北地瘠民貧，盜匪紛起，所以卓仲廉雖聘有鏢師，並有親兵護送，也不得不提心吊膽。

這日正行過巴峪關，山邊驛道上忽馳過兩騎快馬，前行的幾名鏢頭，齊都變色！

耿紹南潑喇喇一馬衝上，小聲問道：「怎麼？」老鏢頭道：「那是西川雙煞。」耿紹南道：「哦，原來是彭家兄弟，他們的鐵沙掌下過幾年功夫，要留心一點。」雙煞快馬過後，並不回頭，老鏢師道：「不像下手做案的模樣。」耿紹南微微一笑，勒住繩韁，等驟車趕上，淡然的對卓仲廉道：「老大人萬安，沒有什麼，那只是兩個小賊。」又過了一回，背後又是三騎快馬，絕塵掠過，對卓家的箱籠車輛，連正眼也不瞧一瞧，

老鏢頭詫道：「怎麼龍門幫的三位舵主，都同時出動，莫非是綠林道中，出了什麼緊急的事情？」耿紹南傲然說道：「管他什麼綠林道不綠林道？若來犯時，我不用手上的兵器，只憑這一張彈弓，也要打得他們落花流水。」鏢師們唯唯諾諾，一味奉承，卓仲廉見他神色倨傲，暗道，這少年好大口氣。心中頗為不悅。

車輛馬匹繼續西行，黃昏時份，已將近強寧鎮外的七盤關，山道狹窄，這七盤關乃川陝邊界一個險要所在，它倚山面河，兩岸懸崖高達百丈，下面的河水給峭壁約束成只有五六丈闊的急流，在山谷中奔騰而出，宛若萬馬脫韁，水花濺成濃霧。一行人走出山口，見前頭半里之地，有一騎白馬緩緩而行，馬上人一身白色衣裳，配着白馬，更顯得瀟灑脫俗。卓仲廉道：「這人好似一個書生，孤身無伴，好不危險。我們趕上前去與他同行如何？」耿紹南搖了搖頭，猛聽得一陣清脆的鈴聲，六七騎快馬自後飛來，霎忽掠過車輛，前面那白馬少年正走到狹窄的山口，老鏢頭驚道：「還不快讓，撞上了那可要糟。」話聲未了，山坳那邊又是塵頭大起，十餘匹健馬也正向這邊衝來，兩邊馬隊，把少年夾在中間，眼看就要撞上，卓仲廉不禁失聲驚呼，却猛聽得那少年大叫一聲，白馬忽然騰空而起，疾似流星，竟然躍過了五六丈的急流，飛越河面，到了對岸。這兩幫馬隊，騎術精絕，急馳之下，突然猛的勒馬，兩伙匯成一伙，撥過馬頭，攔住了前面的山口。

耿紹南一馬飛前，抱拳說道：「好漢們請借路！」爲首一個虬髯漢子叫道：「憑什麼要我們借路？貪官之財人人可得。」耿紹南道：「須知他不是貪官。」另一個匪首叫道：「要借路也不難，把箱籠行李留下便可！」耿紹南一言不發，突然取下背上的鐵弓，嗖嗖一連數彈，把搶上來的人一齊打倒，那虬髯漢子哈哈大笑，耿紹南棄彈換箭，呼的一箭，把盜黨中的一面黑旗射斷，那虬髯漢子，這才勃然變色，疾衝數丈，大聲叫道：「你知不知道綠林規矩？」耿紹南更不打話，彈似流星，水雹般的向那漢子打去！

那虬髯漢子疾若飄風，一口厚背赤銅刀左擋右磕，把水雹般射來的彈子，磕得四面紛飛，宛如落下滿天彈雨，耿紹南越打越急，那漢子漸漸有點手忙腳亂，盜黨中一個濃眉大眼的漢子喝聲：「來而不往非禮也！」也取下一張彈弓，啣啣數聲，忽然發出幾道深藍色的火焰，交叉飛來，耿紹南一張彈弓，不能兩用，打落了迎面而來的「蛇焰箭」，却不能擋住射向卓家箱籠的火箭，「蓬」的一聲，大車上一隻厚麻布袋竟然着火燃燒，嘩啦啦倒下了一堆白花花的銀子。那虬髯漢子搖了搖頭，面上顯然露出失望的神氣，耿紹南彈似連珠，施展出「八方風雨」的神彈絕技，虬髯漢子猝不及防，卜的一聲，左手關節竟給彈丸打中，一個箭步跳出圈子，忽然抱拳叫道：「武當山神彈妙技，果然名不虛傳，咱弟兄走了眼，多多得罪了！」那發蛇焰箭的漢子也翻身跨上馬背，高聲叫道：「紫陽道長之前，請代咱弟兄問候，就說是火靈猿和翻山虎謝他老人家當年不殺之恩

吧！」說完之後，一聲胡哨，手下早扶起了受傷的同伴，退出山谷。

耿紹南放下彈弓，仰天大笑。忽然背後有人說道：「閣下真好彈弓！」耿紹南愕然回顧，竟然是那白馬少年，不知什麼時候，又從對岸縱馬過來，衆人剛才緊張忙亂，竟沒覺察。耿紹南道：「雕蟲小技，貽笑方家。」白馬少年笑道：「我那裏是什麼方家，只靠着這匹馬還算不錯，才逃了大難。」卓仲廉下車端詳那白馬少年，見他馬背空空，毫無行李，說話文皺皺的，完全是個書生模樣。因問道：「足下可是出門遊學嗎？現今路途不靖，跋涉長途，危險得很呀。」白馬少年恭身答道：「晚生在延安府入學，急着要回鄉趕考。老伯台甫，不敢請問。」卓仲廉微笑道了姓名。白馬少年惶恐說道：「原來是鄉先輩卓老大人，失敬，失敬！」自報姓名，叫做王照希，兩人談得很是投緣，王照希道：「晚生孤身無伴，願隨驥尾，托老大人庇護。」耿紹南眨了幾眨眼睛，卓仲廉年老心慈，慨然說道：「彼此同行，那有什麼碍事？足下何必言謝。」竟自允了。耿紹南冷冷說道：「閣下一介書生，竟騎得這匹神駒，實是可佩。」王照希道：「這匹馬乃是西域的大汗馬種，名爲照夜獅子，雖然神駿，却很馴良。」西北多名馬，普通的人都懂騎術，卓仲廉雖覺這匹馬好得出奇，也沒疑心。

卓家聘來的那幾名鏢師剛才一直護着車輛，這時都已圍在耿紹南身邊，等卓仲廉的話告一段落，忽然齊向耿紹南下拜，那老鏢頭執禮更恭，半屈着膝，打個千兒說道：

「老朽眼拙，雖然早已知道耿英雄是個大行家；却還不知耿英雄竟是武當高弟，老朽要請耿英雄賞口飯吃！」卓仲廉聽了，楞然不解。

耿紹南微笑一笑，把老鏢頭雙手扶起，說道：「耿某不才，既然挑起樵子，那就絕不會中途撒手，耿某此來，不是保鏢，而是爲朋友不惜兩脅插刀，老鏢頭，請你放心。」卓仲廉聽得益發納罕。

原來這耿紹南並非讀書士子，而是當今武當派的第二代弟子。武當少林乃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聲威甚大。武當派的掌門人紫陽道長，武功卓絕。他和四個師弟：黃葉道人、白石道人、紅雲道人、青簑道人，合稱「武當五老」，門下弟子，數以百計，這耿紹南乃白石道人的首徒，在第二代弟子中，是個出類拔萃的人物。

剛才攔路打劫的那個虬髯漢子，名叫翻山虎周同，那濃眉大眼的漢子，則叫火靈猿朱寶椿，同是川陝邊境的悍匪，武功還在西川雙煞之上。武當派素以武林正宗自居，所以歷代相傳，定下兩條規矩：一不許作強盜，二不許作鏢師。耿紹南以武當門人的身份，替巨官護送行李，那是極少有之事。老鏢頭一來怕火靈猿的同黨報復，二來實在猜不透耿紹南的來意，所以才說出那一番話，將耿紹南套住。

卓仲廉這時才曉得耿紹南身懷絕技，不明自己的孫兒怎樣會結識如此異人。只有再三道謝。耿紹南神采飛揚，對卓仲廉也顯得頗爲傲岸。卓仲廉想查問他和孫兒結識的經